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戏外集

康保成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戲外集

康保成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戏外集/康保成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1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吴承学, 彭玉平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404 - 2

I. ①戏… II. ①康… III. ①戏曲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J8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2913 号

出 版 人: 王天琪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林彩云

封面设计: 曾 斌

版式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熊锡源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3.5 印张 42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吴承学 彭玉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坤 王霄冰 庄初升

何诗海 陈伟武 陈斯鹏

林 岗 黄仕忠 谢有顺

总 序

吴承学 彭玉平

中山大学建校将近百年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万方多难之际，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中山大学并不是国内建校历史最长的大学，且僻于岭南一地，但是，她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关系之密切，却罕有其匹。缘于此，也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山大学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传承着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其重要性已超越学术本身。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更具普遍性。一所没有中文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文、理、医、工诸多学科中，中文学科特色显著，它集中表现了中国本土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精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语言、文学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文学当然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但更强调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文学基础，才可能做好其他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之境界。而中文学科更是中国人治学的基础，它既是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关键交集点。

中文系与中山大学同时诞生，是中山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近百年中，中文系随中山大学走过艰辛困顿、辗转迁徙之途。始驻广州文明路，不久即迁广州石牌地区；抗日战争中历经三迁，初迁云南澄江，再迁粤北坪石，又迁粤东梅州等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始定址于珠江之畔的康乐园。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来说，亦是如此。百年来，中文系多番流播迁徙。其间，历经学科的离合、人物的散聚，中文系之发展跌宕起伏、曲折逶迤，终如珠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康乐园与康乐村相邻。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世称“康乐公”，曾流寓广州，并终于此。有人认为，康乐园、康乐村或与谢灵运（康乐）有关。这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康乐园的确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诗情画意。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光有诗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一个好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是什么？一两句话显然难以概括。若勉强要一言以蔽之，则非中山大学校训莫属。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该校训至今不但巍然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而且深深镌刻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心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大学师生的期许，也是中文系百年来孜孜以求、代代传承的学术传统。

一个传承百年的中文学科，必有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学殖深厚、个性突出的著名教授令人仰望，有数不清的名人逸事口耳相传。百年来，中山大学中文学科名师荟萃，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学术造诣熏陶了无数学者与学子。先后在此任教的杰出学者，早年有傅斯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黄际遇、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等，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季思、冼玉清、黄海章、楼栖、高华年、叶启芳、潘允中、黄家教、卢叔度、邱世友、陈则光、吴宏聪、陆一帆、李新魁等。此外，还有一批仍然健在的著名学者。每当我们提到中山大学中文学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著名学者的精神风采及其学术成就。他们既给我们带来光荣，也是一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学者的精神风采与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其著述来体现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时所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正的学者都有名山事业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是不朽之事业，而非一时之功名利禄。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生命远远超越其自然生命，而一个优秀学科学术传统的积聚传承更具有“声名自传于后”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本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从2017年开始，中文系便组织编纂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库”。本文库共分三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其中，“典藏文库”（含已故学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选编整理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学人文库”主要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创性著作，“荣休文库”则出版近年退休教师的自选集。在这三个系列中，“学人文库”“荣休文库”的撰述，均遵现行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而“典藏文库”以尊重历史和作者为原则，对已故作者的著作，除了改正错误之外，尽量保持原貌。

一年四季满目苍翠的康乐园，芳草迷离，群木竞秀。其中，尤以百年樟树最为引人注目。放眼望去，巨大树干褐黑纵裂，长满绿茸茸的附生植物。树冠蔽日，浓荫满地。冬去春来，墨绿色的叶子飘落了，又代之以郁葱青翠的新叶。铁黑树干衬托着嫩绿枝叶，古老沧桑与蓬勃生机兼容一体。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似乎也是中山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和中文这个百年学科的象征。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致敬前辈。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激励当下。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寄望未来。

2018年10月18日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自序

这个集子题为《戏外集》，就是汇集戏剧和戏剧史之外的论文和杂文的意思。当然，也并不是全都和戏剧不沾边，只是所讨论的问题不是戏剧而已。

1987年3月，我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系主任黄天骥老师指定我教魏晋隋唐文学史。那时我觉得这是“赶鸭子上架”，可还是得硬着头皮“上”。天骥师一贯主张“以戏曲为主，兼学别样”，但我这样做并不完全是自觉的。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渐渐地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不再老是照本宣科了。例如，魏晋历来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期，我发现，这个所谓的“文学自觉”其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课堂上，我把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用三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分、乱、杀。分，指的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乱，指的是儒家思想从“独尊”的高位到被颠覆，佛、道乘虚而入，文人无所适从的乱象；杀，既指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也指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往往被当作牺牲品惨遭杀戮的情形。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开始考虑生命的价值、自身的价值，从而开启了“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个集子中的《试论陶渊明的“四皓”情结》一文，认为陶渊明归隐的根本原因在于避祸，在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归隐后待机出山，就是将魏晋南北朝文人性命的朝不保夕与陶渊明笔下的“南山”“四皓”等意象结合思考的成果。

在授课实践中，我组织过多次课堂讨论，请同学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例如，对两首《木兰辞》的比较，对李、杜评价的讨论，对韩愈的人品与文品的讨论，对《长恨歌》主旨的讨论，等等。同学们响应之热烈，讨论之认真，知识面之广博，往往超出我的想象，也让我体会到“教学相长”的乐趣。集子中的《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一文，反映出我本人对韩愈人品的看法，当然，也掺杂了当时我正在从事

的对于驱傩风俗的研究成果。

《说“青鸟飞去衔红巾”》一文值得多说两句。1994年，我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任教，主任教授竹村则行先生邀我一道作《长生殿笺注》。此剧第五出【浆水令】曲有“看杨花雪落覆白蘋，双双青鸟，衔堕红巾”句，明显从杜诗“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而来。学术界对于“杨花雪落覆白蘋”的诗义看法大体相同，即此句暗指杨国忠从兄妹之间乱伦的丑行，而对于后一句的看法则分歧较大。为了注释《长生殿》，我将唐代文献如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各种笔记、野史中玄宗一朝的部分通读了一遍，对重要的地方做卡片或笔记。终于发现，李林甫病重期间玄宗欲探视而受到杨贵妃的干预，只能远远招以“红巾”。杨氏兄妹的炙手可热、气焰熏天，于此可见一斑。这件事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有记载，却长期被忽略了。回忆起来，这个小小的发现，竟使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学问大概就应该是这样做的。与此同时，读到一篇中国台湾学者的题为《考证杨贵妃两项新发现》的论文，觉得作者太不拿文献当回事了，便写了一篇文章予以反驳，也收在这个集子里。

《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生平、家世考略》也完成于1994年在日本任教时。当我在九州大学文学部书库中发现《佳梦轩丛著》的作者奕赓即子弟书作者“鹤侣氏”时，欣喜异常，当即草成此文，并于翌年暑假携此文赴韩国参加了首尔大学和九州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近世文学研讨会。1997年，此文发表于《文献》之后方获悉，早已有人在我之前考出了奕赓即“鹤侣氏”。但我的研究毕竟与前人不同。这不仅在于拙文的考证更加详尽，还在于拙文联系到了晚清曲艺大家石玉昆、韩小窗的生平。更重要的是，当年发现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竟然是堂堂的“金枝玉叶”“龙子龙孙”时，我还进一步从《清实录》中了解到其显赫家族的衰败过程，窥见所谓“子弟书”的真实意义，这颇让我唏嘘、感慨了一番。奕赓家族的衰败就是八旗子弟衰败的一个缩影，如今的“官二代”可不戒乎！

从发表时间看，《张养浩和他的散曲》（1983）、《〈石头记〉成书过程质疑》（1984）、《〈三国演义〉的心理描写初探》（1985），都是在河南大学读硕士和任讲师期间的习作，相当幼稚。但敝帚自珍，还是把它们收入集子。张养浩是我最敬仰的古代名臣之一。在搜集他的生平史料和阅读

其作品的时候，我曾被其事迹深深打动。后来研究陶渊明和驳斥一位法学家对《窦娥冤》的曲解时，还不由自主地联系到张养浩。关于《石头记》的一篇颇有凑热闹之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术界曾热烈讨论《红楼梦》的作者。我在分析了脂批和其他一些文献并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后，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在别人旧稿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关于《三国演义》的一篇，我探讨了被长期忽略的《三国演义》的心理描写特征。30多年过去，这些观点大概都成明日黄花了。

在戏剧之外，我比较热衷于民俗与民俗学研究。实际上，戏剧与民俗实在难解难分。一方面，我国传统戏剧演出往往是民俗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戏剧中叙述了太多的民俗事项，可作为民俗学史料来看。拙著《傩戏艺术源流》以及《元杂剧呼妻为“大嫂”与兄弟共妻古俗》等论文就分别是这两个方面切入的。收入本集的《孟姜女故事与上古袂褰风俗》一文，虽然也涉及了戏剧（湘西傩戏），但主要谈民俗，大体符合“戏外”的标准，故予以收录。这篇文章除了发现孟姜女与《诗经》中的“美孟姜”有联系之外，主要是从湘西傩戏《姜女下池》入手，探讨上古袂褰风俗及其在后世的流传。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灯具的形成时间及形制问题新探》一文并不属于民俗研究。我在考察元宵节亦即灯节起源的时候，想到既然是灯节，应与灯的形成有关，于是便开始关心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意外发现，“登”和“登”本非一字。“登”是登高之登，而“登”乃“灯”的本字。在礼器“豆”上置膏油燃火即为“登”，而古代用于祭祀的豆，很可能就是灯的雏形。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但我深知，该文已经超出了自己的知识领域。收到集子里，为的是引出“拍砖”者，使本人受教。其余几篇关于民俗学的文章，特别是和美国学者对谈的文章，述多于论，就不一一介绍了。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篇，多属应景之作，本不足挂齿。收入集子，徒充篇幅而已。

近10年以来我也为一些学术著作写过序，多数都是戏剧和戏剧史方面的，故不录。收录在这里的两篇序文，一篇谈“龙女故事”，另一篇虽是为“阳戏研究”写序，但内容基本不涉及戏剧，姑且收在这里。

最后谈谈学术札记。在为研究生授课的时候我说过：“我的戏剧史研究背后有一个理念在推动，即中国戏曲是世界戏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说，中国人是“人”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共性要远远大于差异，

所以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才可以相提并论。人的共性即人性，也就是我所理解的“普世价值”。我们曾经狠批过“人性论”，结果“文革”中造成了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不用说，我的这个理念很难从学术论文中看出来。相比而言，学术札记则可以比较明确地坦露心迹，所以收录了几篇以供批判。

另有附录三篇，其中两篇是2017年在中山大学公开场合的发言，当时都有校领导在场。记得我在1987级本科生学位成礼仪式上致辞之后，有外系的同学问中文系的同学：“你们系的这位老师太敢讲了，他的讲稿不受审查吗？”中文系的同学将这个话转达给我，我当时的回答是：“若要审查讲稿我就不讲了。”其实过后细想，我并没有讲什么出格的话啊！不信，大家瞧瞧吧！另一篇是为母校郑州大学附中（今河南省实验中学）建校60周年所写的征文，在微博发表后引起不少老同学共鸣，也把它收录在这里。

这个集子中的文章，最早的发表于30多年前，最晚的2017年才问世，而且论文、杂文性质也不相同，故而只在文字上作了些许润色加工，顾不上文风和体例的统一了。一般而言，发表较晚的论文较详细地注明了引文出处，而发表较早的一仍其旧，未能注明。敬请读者谅之！

前些日子在广州大剧院看话剧《邯郸记》，觉得这戏实在精彩。编导把汤显祖看透了，把世道人心看透了，才编出这么一出好戏。不过，汤显祖的作品来自唐传奇，古人也早把“人生如梦”这层薄纸戳破了。人在世上走，如同在梦中。2018年的钟声响起，提醒自己又老了一岁，离谢幕的时间又近了一年，但似乎还没有到“清夜闻钟，遽然梦觉”（洪昇《长生殿》自序）的地步。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犹豫彷徨、左顾右盼，就是我现在的心态。

2018年3月5日

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目 录

诗文研究

试论陶渊明的“四皓”情结	3
说“青鸟飞去衔红巾”	17
《唐书》未必抄《外传》 贵妃何曾到东瀛 ——读《考证杨贵妃两项新发现》	21
张养浩和他的散曲	44
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	53
酒令与元曲的传播	63

小说与曲艺研究

《石头记》成书过程质疑	83
《三国演义》的心理描写初探	95
沙和尚的骷髅项链 ——从头颅崇拜到密宗仪式	102
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生平、家世考略	112
明代乐户史料辨析（二则）	128

民俗与民俗学研究

孟姜女故事与上古袂褰风俗	139
--------------------	-----

生活就是民俗

- 关于民俗文化与都市发展的若干思考····· 158

正月十五闹元宵

- 《民俗曲艺·广东民间仪式专辑序》····· 172

- 我国灯具的形成时间及形制问题新探····· 182

- 灯节与佛教关系新探····· 200

- 春节习俗与都市文明····· 210

- 中美民俗学现状三人谈····· 215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联合申报”中的法律机制与操作程序问题····· 233

- 评 518 项“国家级”名录····· 237

- 试论当代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的角色定位····· 243

- 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体制、保护意识及文化遗产学学科化问题····· 249

-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形成的法律法规基础····· 264

序文选录

- 《中国龙女故事研究》序····· 277

- 《中国西南地区阳戏研究》序····· 280

- 附：对《西南阳戏文本研究》开题报告的修改意见····· 283

学术札记

- 从《文学研究》到《文学评论》····· 287

- 20 世纪 90 年代景观：“边缘化”的文学与“私人化”的研究····· 298

- 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313

- “支那”与“南斯拉夫”的被误读及其他·····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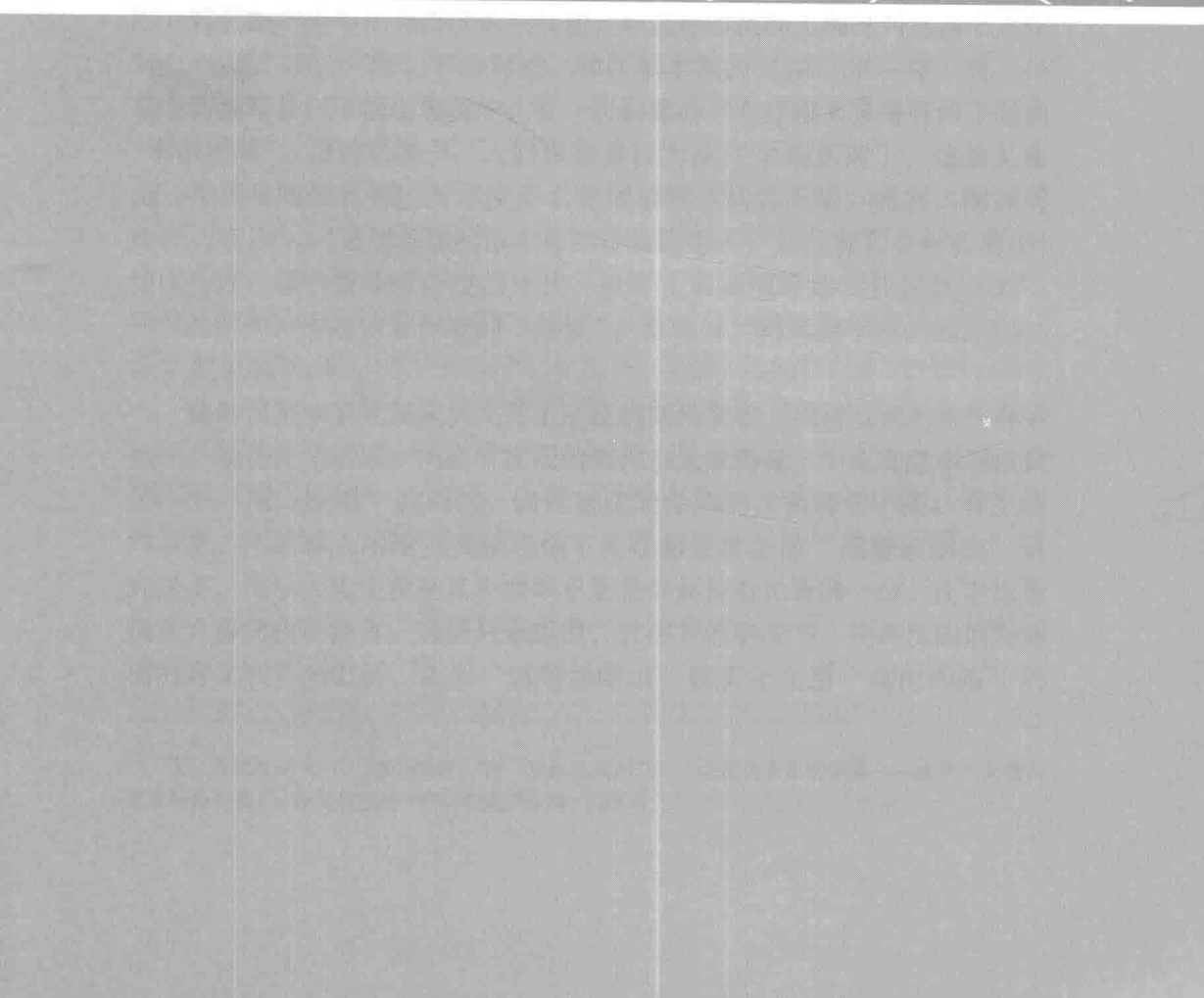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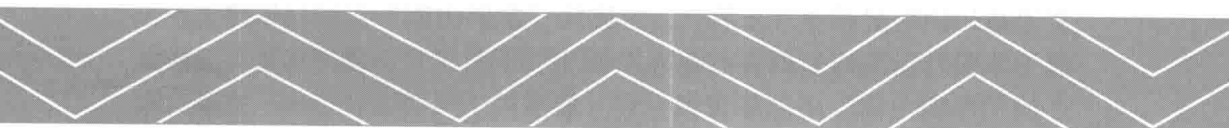
- 研究“活”的诗歌史、文学史····· 323

漫说黄天骥老师的自信与底气	327
有感于到国外学习中国文学	338

附 录

在中山大学 2017 年教师荣休仪式上的致辞	349
在中山大学八七级学位成礼仪式上的致辞	351
郑大附中——我梦想的起点	354
后记	357

诗 文 研 究



试论陶渊明的“四皓”情结

引 子

数年前，读到沈从文先生的一篇短文，题为《“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其大意是：以往人们只知道“商山四皓”的典故，但有两件出土文物却出现了“南山四皓”的写法。一件是在朝鲜发掘的汉墓里发现的用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上面用彩漆绘有西汉以来流行的孝子故事，还在一角绘有四位高士的图像，旁边用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四个字。竹筐的产生年代为西汉末东汉初，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南山四皓”的。“南”字的写法，和西域木简的“南”字一样。另一件是在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墓中，有一块画像砖，在浮雕人像旁有四字题识“南山四皓”，用的是楷书。人们以往多以为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可见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多么悠闲洒脱、从容不迫。其实，陶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何以为证？那个画像砖产生的年代，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相差不多”。所以这两句诗中蕴含着作者的“感慨”，正可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发生联系。^①

我惭愧至今未见到沈从文先生所说的两件文物，朝鲜发现的那件自不必说，就连在笔者家乡河南省发现的那件也无缘得见。但在文献中却读到了不少“南山四皓”的用例，因而对沈老介绍的文物确信不疑。自王国维以来，不断有人用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物相互参证的“两重证据法”研究文史，沈从文先生就是其中成果卓著且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沈老论著俱在，毋须我来饶舌。这里只是想说，在沈老的启发下，我再次阅读陶渊明的诗文和有关史籍，认为“悠然见南山”确实是在用“商山四皓”的

^① 参见沈从文《“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花花朵朵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88～89页。